

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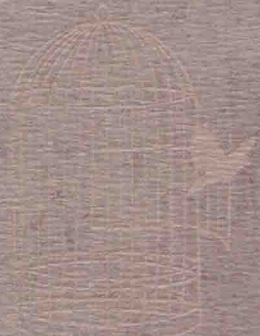
Carson McCullers

心是孤独的猎手

[美] 卡森·麦卡勒斯 著
黄健人 译



英语文学典藏译丛·长篇小说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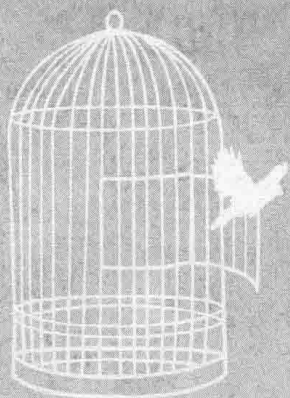


非外译

◆ 漓江出版社



英语文学典藏译丛·长篇小说卷



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

Carson McCullers

心是孤独的猎手

[美]卡森·麦卡勒斯 著
黄健人 译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是孤独的猎手 / [美] 卡森·麦卡勒斯 (Carson McCullers) 著; 黄健人译.
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8.9

[英语文学典藏译丛·长篇小说卷]

ISBN 978-7-5407-8432-4

I. ①心… II. ①卡… ②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64390 号

XIN SHI GUDU DE LIESHOU

心是孤独的猎手

[美] 卡森·麦卡勒斯 著

黄健人 译

责任编辑: 张 谦

助理编辑: 孙精精

书籍设计: 石绍康

责任监印: 杨 东

出版人: 刘迪才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2

网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0

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[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大营工业区 邮政编码: 101117]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: 9.75 字数: 253 千字

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

[电话: 010-80584262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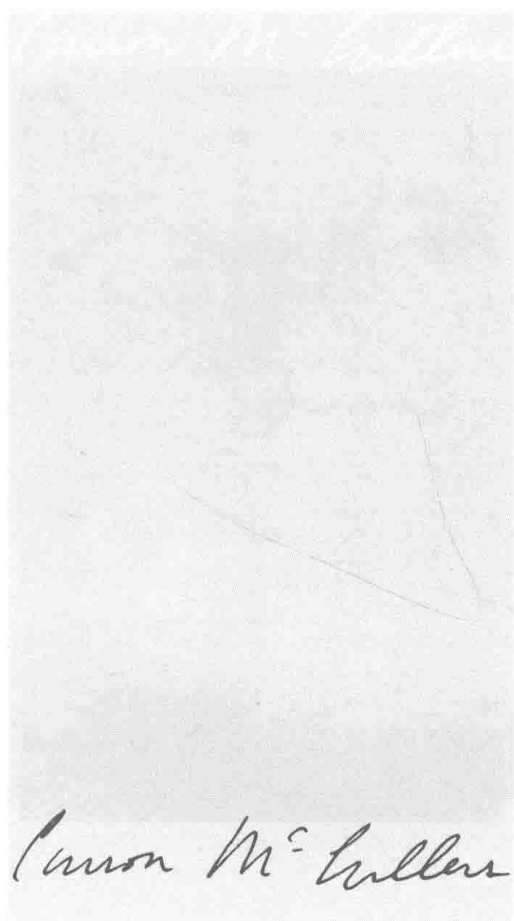


卡森·麦卡勒斯

(Carson McCullers, 1917—1967)



麦卡勒斯（右）与梦露（左）、丹麦女作家凯伦·布里克森（中）



麦卡勒斯签名手迹



麦卡勒斯与丈夫里夫斯



年轻时的麦卡勒斯



笑对人生



女扮男装的麦卡勒斯



打字机前的麦卡勒斯

游走于暗夜的女巫（代序）

沈东子

今年（2017）是卡森·麦卡勒斯（Carson McCullers, 1917—1967）去世五十周年，这也意味着麦氏的所有作品即将进入公版期，估计各家出版社会推出一系列麦氏作品，包括她的长篇小说《心是孤独的猎手》《无指针之钟》和中短篇小说集《伤心咖啡馆之歌》等。麦卡勒斯跟弗兰纳里·奥康纳一样，通常被归为南方女作家，也跟奥康纳一样，终生饱受病魔的折磨；女作家有女作家的不幸，奥康纳患的是红斑狼疮，常年靠撑拐杖出行，麦氏几度中风，三十岁以后接近偏瘫。

说说卡森·麦卡勒斯的生活与创作。说到她的生活，自然离不开一个男人，里夫斯·麦卡勒斯，麦氏这个姓，就是由他而来，而光看 Reeves 这个名字，就会有一丝悲凉的（Freeze）联想。里夫斯相貌堂堂，是个退役军人，也喜欢写作，不过只是喜欢而已，估计也就写一些风花雪月的文字，没有什么作品存世，网上也查不到

他的资料。1937年，卡森刚满20岁，与里夫斯在南方相识并结婚，婚后不久一起前往纽约。

卡森对纽约并不陌生，先前曾数次去纽约学习，学过音乐，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旁听写作，一直怀揣一个梦想，想在纽约出人头地。这次有里夫斯陪伴，她觉得距离梦想又更近了一步。卡森的梦想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写作。她曾经这样声称：“我写得比海明威多，比福克纳好。”这是一个有着巨大文学抱负的女人，谁也不能低估她。她已经有过一些成功的经验，几个短篇发表在《故事》杂志上，赢得评论界的好评，这些小说后来收进了小说集《伤心咖啡馆之歌》。不过要想获得更大成功，还要付出更多努力。

这个略带羞涩的佐治亚姑娘，带着一口南方口音走进了纽约文学圈。她喜欢短装穿戴，打扮成女汉子的样子，与大伙儿开心逗乐，这让保守的里夫斯不习惯，劝阻也不管用，两人感情开始出现裂痕。更要命的是，她还爱上了喝酒——酒瘾伴随了她一生，经常喝得醉醺醺的，似乎很享受欢快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。里夫斯很郁闷，又无法影响她，只好决定与她分居。分居不久又眷恋不舍，两人重归于好，这样分分合合好几次。

就在婚姻来回拉锯的过程中，卡森的命运发生了改变。第一个改变是致命的，因为喝酒和沉迷于熬夜写作，她的健康垮掉了，少年时代就发作过的中风，再次袭击了她。在经历一系列收效不大的手术后，她的行动受到限制，一度要靠轮椅出行。第二个改变发生于1940年，她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心是孤独的猎手》，小说强烈震撼了美国文坛，连续数周高踞畅销书榜首。那年她才23岁。

如果说灵魂痛苦是创作的源泉，那么由身体疾患导致的精神伤痛，则具有更深一层的绝望，那疾患限制了身体的自由，促使人往内心深处去探寻，而那深处往往是孤独而幽暗的，如同独行于荒原，除了野草，只有风。《心是孤独的猎手》的内核是一颗孤独的心，小说讲述辛格与安东纳帕洛斯的故事，表面看是一对聋哑朋友，实际上具有深长意味，暗示着人与人之间的默契沟通是多么困难。

两位哑巴没别的朋友，除了工作就是相互厮守。日复一日，几无变化。如此单独相守，日子长了，便无任何意外能打破他们的平静。一周一次，两人会跑一趟图书馆，好让辛格借本侦探小说。礼拜五两人就去看场电影。而发薪日，总是一道去陆海军商店楼上那家一毛钱照相馆，好让安东纳帕洛斯照张相。这几个地方他俩时常光顾，但城里许多地方却从未涉足。（《心是孤独的猎手》，黄健人译）

当然故事发展到后面，有些出人意料，也只有出人意料的文学，才是优秀的文学。

《心是孤独的猎手》的成功，让卡森通向文学殿堂的路一下豁然开朗，可就在这时，里夫斯提出离婚。评论家们认为，里夫斯选择离婚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恰恰是卡森的成功：他是卡森的第一读者，深知妻子的写作功力有多深厚，这功力是他终生努力也望尘莫及的，这让他沮丧，也让他嫉妒。要知道他在写作上也很努力，只是那努力如同东流之水，流走了就流走了，养的只是闲花碎草，没能灌溉出参天大树。男人都有英雄情结，里夫斯不愿做庸常之辈，彼时正

是二战相持阶段，军方在大量招兵，他重新入伍去了欧洲战场。

实际上里夫斯与卡森，两人都有双性恋倾向，尤其是卡森，喜欢扮演同性恋里的主动角色，见俊秀知性的女子，便忍不住追求。比如有个叫安妮玛丽·斯瓦兹巴赫的瑞士女作家，常年在世界各地奔波，一次卡森与她在纽约一家酒店相遇，立刻一见钟情，爱上了那个英姿飒爽的短发女人，声称“我一眼就明白，她那脸蛋将萦绕于我的余生”。不过卡森只是一厢情愿，安妮玛丽虽然也有同性恋倾向，但对卡森并无太大兴趣，总是回避她。好在两人都还处理得当，成为终身挚友，卡森后来将《黄金眼睛的映像》一书，题献给安妮玛丽。

卡森还热恋过南方女作家凯瑟琳·安·波特，安·波特是个美人，但不是那种娇美可人的类型，她相貌俊秀清朗，显得特别知性有主见，不但吸引男人，也让女人迷恋。1947年，安·波特入住纽约城北的雅豆写作营，与麦卡勒斯相遇，麦一见到安·波特，就眼前一亮，为其风度所痴迷，屡屡向安·波特送秋波，可是安·波特对麦很冷淡，始终与其保持距离。据说麦不死心，终日守候在安·波特门口，但安·波特不为所动，每次进出都视若无睹，根本不睬她。卡森还见过梦露，只不过梦露太艳丽了，卡森反而畏缩不前。

卡森离婚后，与《哈泼氏》杂志编辑乔治·戴维斯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，在戴维斯的引荐下进入雅豆写作营，结识了诸多文艺大腕，包括大诗人奥登、作曲家布里坦、黑人作家赖特等，并与杜鲁门·卡波蒂、田纳西·威廉姆斯等人成为朋友，创作上更是突飞猛进，连续写出长篇《黄金眼睛的映像》《婚礼的成员》和中篇小说《伤心咖啡馆之歌》，奠定了她在美国文坛的地位。不过很不幸的是，与

此同时，她的健康每况愈下。她如同一支燃烧的蜡烛，创作的火焰愈旺盛，则生命的消耗愈迅速。

里夫斯并没有忘记卡森，他虽然是个军人，但有一颗多愁善感的心，一直牵挂着卡森，她的影子在他心中始终挥之不去。据说他在战场上还是很勇敢的，诺曼底登陆后，穿越卢森堡、比利时，一路打进德国，赢得战友们的一致称赞，但在情场上却是一败涂地。在经历了一些情感纠葛后，他忽然发现，尽管少不了吵闹甚至剧烈争执，在这个孤单的世界上，他和卡森是彼此最好的伴侣，如果说心是孤独的猎手，那么两人就是彼此孤独的猎物，只有卡森能捕捉到他内心的脉动。

两人又开始恢复通信。“我们彼此的爱就像自然法则，完全独立于意志之外。”（卡森）“我们都是雄蜂，卡森是蜂王。”（里夫斯）1945年，也就是离婚四年后，里夫斯从战场归来，与卡森复婚，两人前往巴黎。关于这次复婚，卡森在回忆录里写道：“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自己对他有一份忠诚……我也知道，他在性爱上并不忠于我，但这没关系，我并不在意……也许仅仅是因为他是我唯一吻过的男人，对他总有一分怜爱。”不久后，卡森再次中风发作，这次非常厉害，左半身完全瘫痪。之后又不慎摔了一跤，导致手腕骨折。命运再次把她置于绝境，她的活动范围除了病床，只剩下轮椅。

面对如此恶劣的人生际遇，卡森还能扛，但里夫斯扛不住了，他终日酗酒，开始谈论自杀，甚至谈论双双自杀。一次，两人开车去巴黎近郊的森林，卡森偶然回头，看见后座上有两根粗绳子，吓

了一跳，连忙催促他开车回家。1953年，里夫斯说服卡森，与他同时在酒店自杀，卡森答应了。但在最后一刻，求生的意志最终战胜了死亡念头，她临时找了个理由出走；里夫斯则服用过量巴比妥，如一阵凉风飘然西去。

对于里夫斯的死，卡森是有歉疚的，她知道他之所以这样做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无力感，无法拯救她。他无法拯救她的身体，而她无法拯救他的灵魂，只能尊重他的选择。卡森此后又活了14年，不过再没有写出力作。里夫斯走了，她更寂寞了。她一直认为，虽说里夫斯的文学造诣不算多么深厚，但他对她的爱，尤其是早年在纽约闯荡时，他对她的支持与鼓励，是她终生难以忘怀的。要不是因为生活中有里夫斯，她不会有后来的成就，为此，她一直很珍惜麦卡勒斯这个姓。

每一位出色的作家都有其特殊性，曾有人用“毁灭性”三个字总结卡森其人其文。其人当然是指她不幸的一生，才华横溢却命途多舛；其文则是指她的小说具有杀伤力，貌似平静的文字中暗藏涌流，稍不留神就会被她的叙述卷进去，在暗夜中品味灵魂的哀伤。她的文学仰慕者众多，当中不乏优秀的作家，如田纳西·威廉姆斯、戈尔·维达尔，以及英国作家格雷厄姆·格林等，以男作家居多。

但并非所有人都喜欢她。同样是身患绝症的女作家，奥康纳评价卡森的《无指针之钟》是“我所读过的最糟糕的小说”。坦率地说，仅就文学而言，我更欣赏奥康纳，同样面对命运的不公，奥康纳的叙述要显得更加平静而不露声色。另一个女作家安·波特则说，无论卡森出现在哪儿，都会带来一股肃杀之气。这句话多少也说明